

一觉醒来，琼花飞舞，满城银装素裹，仿佛披上了一件厚厚的“大白袄”。堆雪人、滚雪球、打雪仗，人们嬉戏欢闹留下一串快乐足迹。雪纷纷中，作家又有怎样的雪之初体验？

忽如一夜春风来

文 / 吕秀珍

仿佛听见了我心底的呼唤，这场雪，下得很是用心。

一场透雨之后，西北风驱赶着寒流，呼呼地奔跑着，大地紧紧地板住了面孔。入夜，风停了，天地间一片宁静，人们渐渐地沉入了梦乡。

雪姑娘来得悄无声息，她头戴羽冠，身披羽翼，手提水晶花篮，在空旷的舞台上翩翩起舞。晶莹的雪花从她的纤纤十指间，轻轻地撒向山川、田野、城市和村庄，堆砌着一个粉妆玉砌的世界。

一觉醒来，院子的玻璃顶棚上全是雪，宛如置身于爱斯基摩人的雪屋里。我兴冲冲爬上天台，才发现这场雪声势浩大，骨感的冬一夜之间就变成了雪白丰满的姑娘。猫咪迈着妖娆的脚步，在雪地上印梅花，又从西邻的屋脊跳上了玻璃顶棚，兴奋地撒着欢，让梅花开满了我的天空；喜鹊在杨树上喳喳地叫着，让人心生暖意；烟囱甩着长长的水袖，招呼着行人。蓝天如洗，青红相间的屋顶披上了白毯，一片银装素裹。

打工的异乡城市多雪，扫雪和堆雪人是每年冬天的惯例。年幼的女儿们总是抢着下楼去铲雪，没有扫帚铁锹，就用撮箕和三合板。凛冽的北风刀子一样割人的脸，冻得人又流鼻涕又流眼泪，女儿们却兴高采烈，干得热火朝天。不一会儿，三单元的年轻妈妈带着儿子来了；二单元的爸爸也带着小不点儿来铲雪……铲净的路面，很快在相视的会心一笑中接壤，连成一片。大堆的雪，在欢声笑语中，变成了大腹便便、憨态可掬的雪人。我堆了一个雪人妈妈，它戴着柳条帽，围着红围巾，白袍上缀着美丽的花饰，还穿着一双亮晶晶的水晶靴呢！女儿们堆了两个簇拥着雪人妈妈的女孩，它们扎着咖啡色的小麻花辫，俏皮又可爱；小男孩的美发师妈妈，用沙滩玩具堆了一个长着美丽鬃发的雪人妈妈，这个雪人是双面脸的，进出单元楼都可以看到它甜蜜的微笑；小不点儿的爸爸，堆了一个甜蜜美满的三口之家……那条街成了雪人街。整个冬天，人们微笑着上下班；孩子们写完作业，就来看雪人，在它们身后躲迷藏，这里成了一个小小的溜冰场。

过年回故乡，赶上大雪，我们在母亲的门口和二姐的院子里都堆上了雪人。冒雪去县城与同窗相聚，我和女儿们像三个雪人，在雪地里行走，身后深深浅浅的脚印，像平平仄仄的诗行；梅花山上，蜡梅凌寒怒放，吐露着幽幽的芬芳；美容院门口的树下，一个戴着毛线帽围着长围巾的漂亮雪人，正笑容可掬地凝望着我们，一只小麻雀正在她长长的胡萝卜鼻子上跳来跳去……

回故乡定居之后，堆雪人更是每年冬天的必修课。有一次，我们在屋东的园子里堆雪人，没有煤球，就用板栗做它的眼睛。来年春天，雪人融化的地方，竟然长出了一棵板栗树苗。它长得很快，不出几年就枝繁叶茂，长出了很多板栗，足够成为更多雪人的眼睛。

孩子们陆续来上课了，我突然就脱口而出，孩子们，咱们今天来玩雪吧！孩子们喜出望外，大声地响应着，好啊好啊！我找出扫帚和铁锹，带他们来到大门口。我来扫雪，孩子们有的铲雪，有的提着桶运雪，很快就在大门左侧堆起来一个雪人。它头戴水晶冠，黑黑的眼睛，橘红色的鼻子，围着一条粉丝巾，可爱极了。另一个雪人则头戴礼帽，围着蓝围巾，帅帅地端坐在大门西侧。它们心照不宣，共同看护着孩子们无忧无虑的童年。

我拍照发给女儿，她发过来一张跟朋友堆的雪人照片，里面的雪人跟雕塑一样，有着精致的五官，眼眶是凹进去的，还涂着可爱的红脸蛋。我心里一热——她们远离故乡，心里却仍然有雪人的——一席之地呢！

有雪人看家，我们放心地去田野里打雪仗。孩子们你追我赶地在雪地上奔跑，欢笑声、咯吱咯吱的踩雪声、喜鹊们的欢唱……汇成了动听的音乐。一颗颗蓬松的雪球在空中飞翔，两只雪球在半空中相撞，像礼花一样绽放，纷纷扬扬的雪花，溅起一串串银铃般的笑声……这场景，给了我深深很深的感动——许多年后，当他们长大成人，那纯洁晶莹的礼花，将在他们生命的天空中一次次绽放；当他们有了孩子，会有更多的雪人唤醒他们的童心，为大地带来无限的诗意。

雪人代言着一座城市的精神。它们是冬天的孩子，是丰收的年景，是凝固的音乐，是人心的憧憬……有了它们，再冷的冬天，人们也会面带微笑，步伐轻快，心里揣着一个暖暖的春天。

雪日忆旧友

文 / 范容

下雪了，蜷在被窝里的我，听着窗外呼啸而过的风，似玲花的女高音，声声都想洞穿耳膜，细微沙沙的雪豆叩击窗棂墙体，似曾毅执着穿透玲花高音的说唱。我喜滋滋地窝在被子里，随它风劲雪冰。

年纪尚轻时候的某年，与闺蜜漂泊在北京的某四合院里，院子里的雪，房东组织我们扫了堆在门外一角，院外路上梳出一条小羊肠，没扫的地方一脚进去得努力地拔出来，结冰处你就慢慢溜慢慢滑吧。屋顶似盖了床雪被，树梢上的积雪让我看到了现场版的千树万树梨花开。

被雪堵在屋里的日子，闺蜜捧着唐诗宋词元曲读了起来，读到白居易的《问刘十九》，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那红泥小火炉的火一下温暖了瑟瑟的我，新酿的米酒，色绿香浓；小小红泥炉，烧得殷红，天快黑了大雪将至，朋友啊，咱们能共饮一杯暖酒吗？这首诗，温暖了我整个雪季，并延续至今。

与友别后相见不多。前些日子，她推荐某诗人的诗，说真的好，我马上找到读了读，最近她说又在读苏轼，便又聊起宋词来。她一直说我是怪胎，一个女子，偏喜豪放派，读李清照却独喜她的《夏日绝句》“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。至今思项羽，不肯过江东。”我反驳，这首诗里有骨气有大义。她说辛弃疾是个狠角色，说他仗剑走天涯吧，却又写出“茅檐低小，白发谁家翁媪”。辛弃疾的词里我更喜欢这一篇，这应该是他心之归所，渴望战后平静祥和的村居生活。说到东坡，我说苏轼信手拈来都是妙笔，极具生活气息，是真有宿慧这种说法？她秒回：何止揶揄和尚，还跑到王安石家里改诗……友也是个搞笑女，明明蛮悲惨的事让她一搅和，就只能一笑而过。

前些天，某友说一看到雪，她就想起了柳宗元的《江雪》“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”那个冰天雪地，那个壮观美丽，说得“星星眼”都出来了。我一激灵：不是的，这个写的难道不是凄清苦绝吗？江上孤舟，渔翁披蓑戴笠；独自垂钓，不怕冰雪侵袭。在这处绝境，舟上那个人能走出这一方自设的绝境吗？

一诗多面，智者见智。其实如果不是曾经历过最严寒的那场冬雪，我也不会在再次读到《江雪》时，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。

又见雪花起，岁月不老，我便不老，不与天公试比高，说想说的话、做想做的事，曾经化为繁，迁就每一个人的心情，如今化繁为简，抽丝剥茧，一点点逃离。

在颠覆里逆行是一种品质。在冰川里修行是一种坚持。我们无法拒绝风雪尘沙，我们不必拥抱伤害刀剑，缄默、不言，做自己内心的主宰，以感恩感悟丰盈自己。

下雪的日子，是忆旧友的日子，是翻阅旧时光的日子，是仍然读喜欢的文字，写下欢喜文字的日子。

凌棍儿

文 / 秦和元

暖冬如春，季末，总算下雪了，我好想到山里的古村去看看雪景，说得准确一点，是想去看看儿时的雪景。

家乡都盖起了两三层或四五层的平顶小楼，老屋荡然无存，只有古村还完整地保留着典型的传统民宅，这种被称为硬山顶的民居，屋顶是前后两个斜面，都覆盖着弧形的陶制片瓦，黑色，也叫青曲瓦，屋脊是分水岭。

古旧民宅上的雪景，我已有几十年没有见到，却是最想看的。屋顶的积雪很均匀，正好把瓦沟和瓦楞全覆盖。这样，整个斜面就是一幅洁白的艺术品，表面凹凸有致、质地蓬松、线条笔直。

老房子都修葺改造成民宿，我躺在这样的房间里，大概是因为有暖气，屋顶上的积雪融化得快，窗外屋檐有滴水声。这滴滴答答的声音，在万籁俱寂的山村雪夜里，宛如催眠曲。我很快进入了梦乡。

儿时，每年冬天都会下大雪，斜面屋顶看不出凹凸有致的瓦沟瓦楞，是平平展展的，松松蓬蓬的，就像盖了一床软软绵绵的新絮。黄昏，村子里炊烟袅袅，淡青的烟雾笼罩着人字形的白雪屋顶，渐渐弥散到低矮的丘陵，梦幻的小村，简直就是一个童话世界。

我们家乡把冰冻叫“结凌”，把水面上的冰叫“凌冰”，把屋檐下的这些条状冰叫凌棍儿。这些冰清玉洁、晶莹剔透的凌棍儿，整齐地悬挂在屋檐下，它们间距相等，长短相当，粗细也都差不多，它们把冬日萧条的小村装饰得玲珑亮丽。最喜欢它们的是我们小孩子，没等它从屋檐脱落，我们就拿了竹篙去敲打。凌棍儿掉下来，摔在地上的积雪里，有的断成几截，有的还比较完整，把厚厚的积雪砸出一道道深痕。我们把长的凌棍儿当作武器，学着电影《战友》《南征北战》里面的样子，用这些“枪杆”和“利剑”与小伙伴们开仗，“同志们冲啊杀啊”；短的凌棍儿则是我们的“冰棒”，那是我们吃到的最早的“冰棒”，嚼在嘴里叽咕嘎嘎的。大家小手冻得通红，从来都不会觉得冷。

中午，气温升高了，屋顶的积雪有些融化，屋檐有滴水声，也有凌棍儿叭嗒叭嗒的脱落声。到下午，屋檐下的凌棍儿几乎落尽。但是不用担心，第二天早上又会有有的。背阳迎风的阴处，那些低矮屋檐下的凌棍儿不但两三天不融，而且每天增长增粗，几乎触地，快成冰柱了。我们在冰天雪地里的欢乐就会更多……

我被孩子们冰雪战争的吵闹声惊醒了，发现自己正躺在暖气融融的房间里。暖气很足，我打开窗，想透一透山里清凉的空气。

屋檐的凌棍儿整整齐齐的，玉洁冰清的，即使童心未泯，我也不会上竹篙去敲打。我珍爱这些儿时的好友，从近视、远视、平视、仰视、侧视等多角度，拍了不少特写。

拍完了，太阳正好从东面高山的那一边爬上来。它放射出万丈金光，照射着山坳下坡下的古村，给斜面屋顶的积雪笼上淡淡的金辉，反射出刺眼的光芒。积雪的消瘦，几乎是肉眼就能看到的。屋檐开始滴水，“滴滴答答”中，参杂着“叭嗒”“吧嗒”的声音，那是凌棍儿在不断地脱落。这声音很刺耳，也刺心。

